

遮蔽乡村的史实记录

□郑润良

新世纪以来,尽管有“在场主义”、“非虚构写作”等口号的提出,但散文的总体成就仍然不容乐观。评论家谢有顺在《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一文中有言,“在专业写作越来越多的散文界,那些为变革而变革的做作的散文探索,看似热闹,其实早已远离了散文的本心,所谓的散文热,并未对散文这一文类的发展贡献出多少新的经验。我对散文的阅读,开始转向那些非专业的、有平常心的文字。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张弛有度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再。”高明昌先生是初中语文老师,是一线教师,后来做了行政管理工作,却一直笔耕不辍,他的散文之所以能够打动读者,恰恰在于他抓住了散文的“本心”,写出了个体经验中的真实世界与深切感受,才引起了读

者的由衷共鸣。正如著名作家叶辛对他的评价,“无论写的是什么题材,他都是从平民百姓的视角出发,抒发其真挚的感情,因而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把文字的温暖传染给了你。”他的新散文集《等一块云走过》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真挚与温暖。

高明昌的散文大抵可以归入“乡土文学”的范畴。五四以来,乡土文学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中最为强劲的一脉。总体而言,乡土文学在题旨上开发了两歧分枝的路向:一是对乡村与农民的田园诗意化的乌托邦叙述,比如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另一路则是对乡村现实苦难的书写,比如鲁迅的《祝福》等。新世纪“底层文学”思潮滥觞以来,后一路向得到了某种加强。《等一块云走过》分为五辑,大部分篇幅是写作者记忆与现实

中的乡村生活、乡土风物。在高明昌的笔下,乡土的物质生活的贫瘠自然也有非常具体生动的呈现,但他更在意的却是书写乡土的诗意。如此看来,他的乡土写作更多地承续了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等人的路子。同时,在对乡土的诗意化世界掘进的时候高明昌尤为注重乡土“灵韵”的发现。从他的新散文集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一审美特色。

在德国美学家本雅明看来,“灵韵”是古典时代艺术的重要特征,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中,本雅明指出,灵韵就是“将人之间的关系传播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中去”。如果能够看到事物的灵韵,也就意味着“赋予它以回眸看我们的能力。”只有这样,人与自然、与物之间才能达到真正的融合之境。这一境界随着科技的发展与高度现代化时代的

故乡的路

□吴鹰

曾记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故乡》结尾处说过这样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我的故乡崇明岛上的路,就是由唐朝武德年间的姚姓、刘姓先人从荒滩上,从芦苇荡里,从水草丛中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

潮起潮落,兼葭苍苍,沧海桑田,沙洲连成了岛屿,阡陌交通,蛛网般的田间土路,刮风尘土扬,下雨一锅粥,盐碱地,泥巴路,光丫脚印,独轮车辙……这就是我童年记忆中坑坑洼洼的家乡路。

民国时期从崇明陈家镇到县城所在城桥镇有了所谓的公路,实际也只是一条拓宽了的泥巴路。记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政府号召县里乡民修筑公路,原泥路沿线的公社社员,把一车车碎砖破瓦运到泥路上,再出义务工用榔头将其敲碎,再夯实,这就是今日团城公路(原陈海公路)的前身。然后有了公交班车,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一班次。这就是故乡原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上唯一的一条公路,故乡,被交通所困扰,人们出行举步维艰,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数百年来,故乡人民梦想长江上有条桥,修条路,但这似乎是痴心妄想。

一九七〇年,我从部队退伍回乡,正是七月盛夏,家长们等不得国庆、春节这样的喜庆日子,急着为我张罗已拖了六年之久的婚事。办就办吧,时间定在七月十二日,想不到到了那天,天公不作美,新婚之夜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回娘家就成了问题。从我家到岳母家有二十多里路,家乡的风俗,回到娘家最好不要超过上午十点,等我们赶到车站,已快十点了,班车要等一个多小时才有,我只好叫了两辆“二等车”(即搭客的自行车)往她娘家赶,昨夜的那场雨使乡间道路泥泞不堪,车子走了一段路,轮子被烂泥卡住了,然后停下来清理,走走停停,什么叫心急如焚,这真算尝到了这个成语的滋味。赶到娘家已时近中午,望眼欲穿的丈母娘一见到我,虎着脸不让进屋,先将我一顿数落。我哭笑不得,只能连赔不是,亲友们帮我打圆场……唉,都是这路啊!使我有了这样的记忆。

岛上出门,除了陆路,还有水路,所谓水路,就是乘船,但水路也难走。

崇明岛四面临水,繁华的上海虽然只是一江之隔,但几十里水路,阻隔了无数崇明人。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崇明人一生一世都没跨出海岛一步。有人调侃:“崇明乌小蟹(即笨蛋)不及高粱稻(崇明话读ga)”,高粱熟了,脱粒后的穗可做成扫帚,然后运往上海卖,而崇明人苦于出行条件,只能“欲渡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其实并非无“舟楫”,而是无钞票!说来汗颜,我在十九岁之前,也从未到上海。十九岁,老母生病,我陪同去上海找大哥。大哥工作在南京东路8号和平饭店,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和平饭店内富丽堂皇,典雅古朴,临窗俯视外滩的车水马龙,职工食堂,五分钱一碗的“垃圾菜”(客人用公筷用剩的菜肴食堂加工后卖给职工作为福利)的美味……妈对我大哥说“让你小弟也进来工作吧!”我哥说:“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我没这个能耐。”是的,人生的路也是自己走出来的,他是在朝鲜战场经历了枪林弹雨,血与火的洗礼才走进这单位的。我记住了这句话,不想“徒有羡鱼情。”一九六四年,我穿着土布衣服,拎着旧木箱,走水路第二次进上海,进大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故乡许多有志青年就是这样走向全国的。

崇明去上海的水路有两条:一条是从南门港乘船去十六铺,一条是从堡镇港到十六铺,单程航行四个多小时,船票一元贰角。后来又有了吴淞到这两个港口的航班,单程票四角伍分,花时两个多小时,一天往返各两班次。但乘船买船票有时很难,特别是节假日,虬江路河南路口的船票预售窗口一人只能买两张,码头上往往是人山人海一票难求,于是票贩子应运而生,急着过江的人只好咬着牙齿倒一张票,有了票,风和日丽,波澜不惊,潇洒走一回,但一旦遇到春天发大雾,夏天刮台风,隆冬朔风怒吼,那全线停航也是常有的事。家有婚丧之事,误了婚期,见不上亲人最后一面,人们只能望江兴叹,一筹莫展,这还仅仅是家事。解放前还发生过江轮倾覆,乘客或为鱼鳖的惨剧,解放后也曾发生过某校校长因风高浪急,下船时不幸被夹在轮船与趸船之间丢掉性命的。我有一个朋友,当年是岛

上某中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专门制造汽车仪表的。改革开放后,他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某相关单位谈妥了一个合作项目。外方要求到岛上厂里实地考察,项目组欣然应诺,议定了日期,但到了预定的那天,狂风暴雨,不期而至,从吴淞码头到宝杨码头,开往崇明船只全线停航,抱着最后希望来到石洞口码头,也是大雨落长江,白浪滔天,崇明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近岸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外方人员说:这样的交通条件我们的项目只能免谈了,一件大事被恶劣天气搅黄了。水路啊,水路,何时才能让崇明人直挂云帆济沧海?

故乡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需要路,改革开放的崇明经济发展需要路,虽然崇明有了崭新的陈海公路,路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虽然崇明人草房变瓦房,瓦房变楼房,楼房变别墅,水泥路通到了每家每户门口,但崇明人民最

到来,必然消解殆尽。乡土生活的灵韵体现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自然”对于人而言不仅仅是外在的冷冰冰的物体或者消费的对象,而是陪伴左右的有生命感的个体。《秋日的无花果》一文结尾写道,“看着树,望着无花果,转身看见了忙碌的母亲,母亲问:你采到了没有?我高声答道:采到了好多。母亲叮嘱我:嗯,生的,让它们再在树上长几天。突然觉得母亲那句‘生的,让它们再在树上长几天’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意思。”这很多很多意思中自然包含了乡土世界人与自然之间原初式的亲近与乡土风物的灵韵。就像小说中往往有主人公形象的设置,散文集《等一块云走过》中也有主人公,就是“母亲”。《至少母亲不欠你》、《把最好的留作种子》、《人不做,人吃啥》、《记着娘亲》、《她们全是我们的母亲》、《站到人家不站的地方去》、《虫子吃过的好菜》等许多篇什都写到“母亲”。高明昌笔下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同时也是一个不普通的农

需要在长江上建一条通往东方大都市的便捷的路。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96年2月28日,长江隧桥工程奠基启动造桥,筑路工人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奋斗,这条全长25.6公里,越江隧道像入海蛟龙潜入长江江底下深达55米,横穿长江江底7.5公里,连接主跨长江9968米的双塔双索面人字型塔分离式钢箱梁斜拉桥终于建成了。据资料记载,这座桥总投资高达126.16亿元,使用混凝土818100立方米,钢筋152214吨:……

伟哉!壮哉!故乡终于有了一条堪称伟大的路。这伟大不仅仅在于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伟大更在于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后的新成果,新景象。

2009年10月31日,崇明岛人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金风,迎来了梦想成真,迎来了大桥通车。我们全家怀着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当天开车到高东收费站外几公里处排队等候五个多小时,终于缓缓驶入隧桥圆梦。入夜,大桥600盏LED照明灯光齐放,像天上的星星,像璀璨的珍珠,令人神往,令人销魂,令人心

肩挑三港清清水

□王树才

湿润了春的秘密。

河水清清,分明看得见一群小鱼在微波徐浪中自由自在地嬉戏,就是不愿靠近岸边,惹得几只白鹭时而拍翅飞舞时而站立在岸边。偶尔泛起涟漪,那是有分量的鱼儿在兴风作浪,白鹭可望而不可及。场景恰似唐朝张子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景象,如是如今环保意识增强,漂浮在水中的桃花早已被勤劳的河道清洁工打捞得干干净净,水清如镜,与蓝天媲美。惟有爱好垂钓的市民求之不得,把坐凳放在平整的机制砖块上,把钓竿搁在栅栏上,耐心地等待着兴风作浪的鱼儿,乐哉美哉!

住在张家桥港两边的居民,无不熟悉这样的场面。我喜欢站在张家桥港桥上,近距离去饱览这里的风光。在羡慕眼前水清岸绿的过程中,我在思忖:倘若从南方“三港”齐下的水质不堪理想,张家桥港有这样的水质吗?倘若没有美丽河道的打造,抑或河长制责任缺失,张家桥港的景观将会怎样?若有一条港(河道)有所沾污,汇入张家桥港,必然泾渭分明,全盘浑浊。“绿水青山就是金

民哲学家,一个盖娅式的“大地之母”。在她身上,作者寓寄了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亲密,也寓寓了乡土社会的淳厚伦理与人性至善。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理。可以这样说,作者在母亲身上发现了乡土社会以及民族传统中的人伦美德与处世哲学,这些人伦美德与朴实、与人为善的处事哲学在今日功利主义弥漫、“物化”的现实生活中无疑是非常稀缺且珍贵的。这些人伦美德深深影响了“我”,《你只管善良下去》、《卖什么给别人很重要》、《坚决不掀喇叭》等篇章都表明了从小耳濡目染的乡土伦理与家风对作者自身的潜在影响。

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好的作品必须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高明昌的作品为乡村生活与乡村风物立传,倡扬乡土社会中的传统人伦美德;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让人舒心,心中充满暖意,因此不妨“开卷”。

(本文为高明昌散文《等一块云走过》序)

潮澎湃。

第二天我们从大桥返沪,车行桥上,那“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尽收眼底,212米高的人字型主塔高耸入云,与两旁192根斜拉索组成了四座硕大无朋的竖琴。宽阔平坦如砥的六车道桥面成S型伸向远方,往西南望去,青草沙水库像碧玉镶嵌在长兴岛畔,“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啊,这才是真正的“东海瀛洲”!这就是祖国改革开放后道路日新月异的缩影。

令人更惊喜的是崇明要通地铁了,从浦东到崇明裕安的车站名字已经定好了,去家乡会更便捷、更快速了,这是家乡人民过去连做梦都梦不到的情景……

这是一条改革开放后建成的路,这是一条过去历朝历代想都不敢想的路,今天,这是一条连接沪陕的高速路,更是一条连接一带一路的路。通往亚欧大陆的路,通向世界的路。

故乡的路,梦中的路,心中的路,幸福的路,腾飞的路。

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山银山”——我从内心钦佩党中央环保意识的增强,河道管理定人定责,美化生态环境。务实艰辛,造福百姓。

其实,我从《浦东史志》得知,这里很早以前有个张家潮港。南汇下沙镇王楼村有四老宅,即傅家的染布宅、布庄宅、典当行和张家的木行。有张家,取名张家潮港或张家桥港,不足为奇。何为“潮”?潮汐也!何况傅家的染布店就坐落在王楼村5组张家潮港北侧,潮起潮落,加之染坊污染,这条港可想而知。

张家桥港,肩挑“三港”清清水,担负的使命不轻。要不然,我家北面的北横河哪有如此洁净美好?我在思忖中模拟着张家桥港的过去和现实,不禁为河长制的监管部门和实施者道一声“谢谢”。

我下意识在点头示意,那搁在栅栏上的鱼竿亦提了起来,鲫鱼的肚皮在斜阳的映衬下,还是那么鲜活洁白,垂钓者笑眯眯的。我的目光随着那鱼儿溅起的浪花慢慢地扩展开来,白鹭拍打着翅膀飞向了远方。

“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张家桥港,还有白鹭,明天见!